

掌故

压轴与大轴

董寅生

所谓“轴子”，是一个戏曲术语，旧时代的戏曲演出，最后一出为主戏，称“大轴子”；倒数第二，因紧压大轴子，称为“压轴子”；第五第六出，称“中轴子”，第二第三出，叫“小轴子”或“早轴子”；排在最先的开场小戏，称“开锣戏”或“帽儿戏”。

据此可见，“压轴子”的本意，是指演出次序排在倒数第二的剧目。

如今我们到剧场看戏，从开场到散场，演出一般控制在两个小时左右，但旧时代的戏曲演出，一晚演出十个剧目，从开场到结束，可能长达五六七个小时甚至更长。在这样的演出中，组织方常将艺术最精湛、号召力最强者的戏码，排在最后，称为“大轴”，将名望、资历略次于大轴但颇有实力的演员，排在倒第二出场，称为“压轴”。

史学家顾颉刚，民国初年在北大预科读书，最爱到南城看谭鑫培的戏，因为老谭的戏码总是排在最后，到他出场时往往夜静更深，于是顾先生干脆提前在附近旅店定一张床，等看完老谭的戏后，在旅店睡上一觉，第二天早晨再匆匆赶回北大上课。

当时的观众，对演出比较挑剔，如果觉得后面的演出乏善可陈，每每不待整场结束便提前离场，是谓“开闸”。为防止“开闸”，组织者必须要找最有声望的艺人来演大轴，相比大轴，压轴出场的艺人，尽管艺术也很精湛，号召力也颇强，但总是要较大轴差一点火候，所谓万人之上一人之下，未到炉火纯青、领袖群伦的地步。

这个情形，后来慢慢有所改变，因为排在大轴地位的演员，声望虽高，艺术虽好，由于成名较早，与时俱进的创新渐渐有些不足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仅靠吃以前的老本，慢慢地就有点压不住台了；而原先压轴出场的演员，因为扮相年轻，精力体力学习能力都较前辈更优，往往更顺应时代的发展，更明白新一代观众的喜好，即使在艺术上还没有全面超越前辈，票房号召力也往往抢先盖过了前辈。这现象搁到今天，如同“小鲜肉”的风头早早盖过了“老腊肉”。

戏曲到底与偶像剧不同，偶像可能瞬间就红遍天下，但大多维持不了较长时间，戏曲演出讲究台上一分钟、台下十年功，要想持久获得观众的认可，必须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。

有些地区，有些剧种，喜欢将一场折子戏演出中的最后一个剧目称为“压台戏”，他们认为，这最后一出戏在整场演出中质量最高，分量最重，一定要足以压住全台，不致让观众看戏时中途离去。

如今所谓压轴，多取这一种意思，大致

已经与压台差不多了，说谁压轴，往往是讲他的演出最为精彩、最为重要。

“压轴”词意的转变，犹如“相当”，“相当”本来是差不多的意思，“相当好”原意其实是够不上很好，但基本还不错，大致可以算好。可是在如今的口头语里，人们反而觉得“相当”的程度要胜过“很”。

京剧发展史上，以压轴地位而让大轴频遇尴尬，可能以梅兰芳为最。民国初年，初出茅庐的梅兰芳，即很受年轻观众的追捧，当时组织演出，谭鑫培、杨小楼常排在梅兰芳之后出场，可是一些年轻观众看完梅兰芳的演出即纷纷离场，这让成名在先的谭鑫培、杨小楼颇感郁闷。

有一次，“正乐育化会”为筹建育化小学，遍邀会中名角在广德楼义演，提调给梅兰芳派的戏码是《五花洞》，不料演出那天，梅兰芳因有湖广会馆的堂会，一时赶不过来，误了演出。管事原以为已经有那么多的好角儿，少了梅兰芳一个，应无大碍。不想刘鸿声唱完《黄鹤楼》后，谭鑫培的《盗宗卷》还没上场，观众就鼓噪起来：为什么梅兰芳还不出场，我们要看梅兰芳！管事见状，只得一面说好话稳住观众，一面火速派人到湖广会馆把还没卸妆的梅兰芳接来救场，观众见到梅兰芳上场，才静了下来，继续看戏。

另有一次，也是义演，谭鑫培的大轴，杨小楼的压轴，梅兰芳、王蕙芳的《樊江关》排在倒数第三。那天晚上梅兰芳也因另外有几出堂会，未及赶回，导致杨小楼的压轴戏不得不提前上演，观众见不到梅兰芳，纷纷责问：“梅兰芳为什么不来？”“梅兰芳不来，我们要求退票”，以致杨小楼的一出戏只得在喧嚷声中草草收场。这时，梅兰芳紧急赶到，他一出场即引来一片喝彩，杨小楼见状，难免不快，下台后一句话没说就回家了。

1920年，杨小楼与梅兰芳合组“崇林社”，二人共同编演了《霸王别姬》，这出戏，脱胎于《楚汉争》，起初演到项羽乌江自刎结束，不料想观众的口味变化很快，相比激烈的武打，人们更关注演员如何刻画人物性格，怎样表达思想感情，看到虞姬自刎，便觉意兴阑珊，纷纷退场，不管杨小楼在台上如何做戏，都无法阻止这样的现象。这让杨小楼很是无奈：这哪儿是霸王别姬，倒有点儿像姬别霸王了。

齐如山曾劝杨小楼，观众提前退场，是他们不懂完整欣赏这部戏的精彩，您作为老前辈，应该不受他们的干扰，继续演好下面的剧情。但杨小楼见大家兴致渐无，自己也索性加快节奏，简单交代一下后面的剧情即告剧终。

梅兰芳对杨小楼的不快很是同情，但对观众的反应也能理解，他敏锐地意识到：一出戏到该结束的地方就要结束，不能总

然没改变贫穷的命运。村里其他人也都不富裕。原因找来找去，找到村名上，怨“小啜庄”村名不好，要想富得改村名。

那时改村名虽然不像现在得需要县以上政府批准，但也不是小事。

在叫什么名上众说纷纭。有的说，咱没文化，不如找个识文断字的秀才先生给起。有的说请人还得花钱，不如个人起。最后，还是刘老镰拍板：“俗话说小吃小，大吃大有，又大又有，永不受穷。就叫大有村吧！”于是大家都同意就改名“大有村”了。

这个村名起得看似平常俗气，其实很有文化。《易经》六十四卦中有《大有》卦，卦辞：“象曰：火在天上，大有。”大有即丰收，富裕。常见春联有：“九州喜庆元春日，四海欢呼大有年。”“时合景泰庆大有，虎跃龙腾迎小康。”大有，确实反映了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

是拖泥带水当断不断。后来再演《霸王别姬》，梅兰芳干脆删掉了最后一场打戏，演到虞姬自刎即告结束。

虽然同台演出中有过不快，但谭鑫培、杨小楼都很器重梅兰芳，梅兰芳对他们的艺术也一直敬仰有加。在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一书中，梅兰芳认为：“我心目中的谭鑫培、杨小楼这二位大师，是对我影响最深最大的。虽然我是旦行，他们是生行，可是我从他们二位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、最重要。……我认为谭、杨的表演显示着中国戏曲的表演体系，谭鑫培、杨小楼的名字就代表着中国戏曲。”

梅兰芳后来的成就，在不少方面超越了前辈，但他始终不骄不躁、从善如流，这也许就是他比其他名家红得都要久的原因吧。

记忆

老粗布

史巧华

《燕赵都市报》7月1日的封面上，色彩艳丽的老粗布吸引了我的眼球。对于布料，很是喜欢。经过布店就想进去转转，看到心仪的布料就愿意买回来，家里常用的床单有好几条，花色的、横条的、方格的，多种多样。尤其喜欢这种条纹状的。

其实早在几年前，街边的小摊上就开始有老粗布在卖，真的就是小时候那种老粗布，布面偶有起伏，一个个的小疙瘩，小突起，我当然知道这是纺线时不精心留下的，不过这才是老粗布的样子，那平整整的，没一点瑕疵的，那都是机器做出来的。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工艺的概念，只知道这是一种程序，织布时必须经过这些道手续，缺一不可。当然，老粗布的流行符合咱老百姓的审美习惯和生活习惯，更是传统工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适应时代要求，顺应了天时，因此，在市场经济中得到快速发展。

小时候，家家都有一辆纺车，没事的时候，这就是手里的活计，妈妈非常勤快，手里常常不闲着。那辆纺车现在还在地下室悬挂着，只是再也派不上用场了，偶尔下去还能看一看，摸一摸。这个纺车已经嗡嗡地响了几十年。昏黄的油灯下，或席地坐一蒲团，或在床上，右手摇动纺车把手，左手将搓成条的棉花，在线锭子的转动下，一点点拉长，再倒转把手，将立长的线缠到锭子上。看起来简简单单，可我就是纺不成。那时，我的姥姥住在我家，她也是纺线的好手，姿势娴熟，左右手配合默契，左手拉着的棉花条可以扬起很高很高，纺出的线也是均匀的，圆润的，姥姥能一边给我们讲故事，一边纺线，而我们也常常在这种抑扬顿挫、错落有致的纺车声里进入梦乡，有时夜半醒来，还能看到她们纺线的身影。

纺了线，下一步就是织布了。织布并不是妈妈擅长的，听妈妈说，要想织布，有好多步骤，有一种“工”字形的线拐子将线绕成一圈一圈，还得上浆，再用木槌敲过。然后找个好天气，在一干净平整的场地，两边订好一排细的铁钎子，如果是单色，那就都是纯白色，织出来也是整块白布；如果多种颜色，那就得按线的颜色排列，可以织出竖条或是横格子的布来。将线套在铁钎子上，然后来回走动，这活很是细致，我只见过一次，又过去了很多年，只记得这些。再就是卷到专用的木轴上，再架到织布机上，接下来就是穿梭织布了。穿梭也是手艺活，电影里那织布的场景看起来很是熟悉。记得是《苦菜花》里，星梅得知未婚夫铁工牺牲的消息后，痛苦地一把把织布的场景。

织好的布有多种用途，可以作为床单、被里，寒冷的冬日里，老粗布制作的被里，钻到被窝里也不觉得冷。至于横格或竖条的布可以做成棉袄，或经过浆洗染色后做成各式衣服，我们姐弟三人，挨个轮着穿，老大穿了老二穿，再传给弟弟。那布料结实，越洗颜色越好看，就是粗布的白布，也是越洗越是柔软，贴身最好。

《木兰辞》中说，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。不闻机杼声，唯闻女叹息。”机杼声，就是织布声，古代的女子家家户户妇女学习织布，以织布为业，这也算是生活必需品了。南北朝时候，就有了织布的技术，这真是很奇妙的事情。著名神话故事《牛郎织女》中的织女就是勤劳女性的代表，在家相夫教子，织布为生……

目前农村很多人又重新拾起放弃了多年的织布手艺，年轻人也不再远离家园，在家门口，守着家还能学到手艺，何乐而不为呢。

地名志

大有村

马金江

枣强县城东北21公里处，有个“大有村”。村不大，有耕地700余亩，280余人。原属吉科乡，1996年合乡并镇后改属马屯镇。北边紧邻衡水市桃城区。

这个村原来不叫大有村。据传，清乾隆年间，西紫结村十几户姓啜(chu à i姓)的迁到此地居住，取名“小啜庄”。不久，南臣赞村几户姓刘的也迁来居住。姓刘的虽然户数少，却出敢作敢为的人。其中有一个人种地之余，常持一把大钐(sh à n)镰，四处打草，晒干成垛，冬天卖草贴补家用。由于能干，乡亲送外号“刘老镰”。刘老镰虽没文化，但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和组织能力，被选为村里的管事(村长)。

刘老镰不惜力气，勇于吃苦，奋斗多年依